

芝翁高拜石著

古春風樓瑣記

三版

第三集

# 古春風樓瓊記

著遺石拜高·集三第



台海新生告報印行

# 古春風樓記

## [集三第]

著作者：高拜石

發行人：沈岳

出版者：台灣新生報社  
出 版 部

經銷者：台灣新生報社  
讀 者 服 務 部

地 址：台北市延平南路二二七號

郵 撥 號：六二八八  
電 話：三八一三七九一（十線）

印刷者：嘉信印刷廠

地 址：台北市安西街二十九號  
電 話：五八一一六八二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〇二八二號

(海外郵費另計)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六月三十日再版  
精新美港十裝台本幣金幣一千元  
價整整

全集二十冊

# 古春風樓瑣記 目錄 (第三集)

林穎叔詩忤左季高	五
龔謫人儒林峻望	一三
丁雨生之毀譽	一一
清代客將談往	三四
張蕡齋與馬江戰役	四二
林漱谷沈孟雅合傳	五四
黃公度才阨詩雄	七〇
寄禪和尚二三事	七六
黃花崗上人豪	八〇
武昌首義的三武	八五
譚石屏老成威重	一一二

雜談張季直	一一五
李準巡海遇大龜	一二七
于晦若自甘槁臥	一三〇
嚴幾道評傳	一三六
畏蘆老人佚傳	一五八
辜湯生文壇怪傑	一七六
呂碧城沉哀凝怨	一八七
散原老人陳三立	一九七
「活書樹」陳伯弢	二一八
張菊生其人	二二一
記無住頭陀	二二五
楊晳子縱橫詭幻	二二九
孫少侯自隱名節	二五一
胡經武窮途侘傺	二六一

宋案兇犯趙秉鈞	二六九
記湯化龍父女	二八五
雲山三晉憶景劉	二九四
蔣百器成功不居	三〇〇
軍學權威蔣百里	三一〇
蕭耀南發跡史	三二一
阮紹文庸行默默	三三四
吳子玉克保晚節	三三八
程璧光身殉海珠	三四八
潘大道之死	三五二
孟恩遠活埋魏連陞	三五八
周壽臣的養生體驗	三六一
水竹邨人徐世昌	三六四
曹鋐之悲喜劇	三八三

- 殷芝泉三定共和 ..... 四〇〇  
「三一八」事件的因素 ..... 四一八  
陸建章被殺因果 ..... 四二四

## 林穎叔詩忤左季高

「韋杜城南花柳天，鞭絲轡勒控年年。補泥社燕來誰主，繅繭春蠶賸欲眠。尋到屐痕如雪後，側欹帽影又尊前。酒殘聽撼山陽笛，兩鬢能餘幾縞玄？」

右爲黃鵠山人題葉澗臣（名灋）孔繡山（憲彝）尺五莊庚子錢春詩畫冊的詩句。這庚子是清道光的二十年，是山人任京兆尹時所作，算來恰恰一百二十幾年了。

這黃鵠山人，是福建閩縣的林壽圖，字穎叔，晚號歐齋。道光乙巳進士，以京兆尹外放，官至陝西布政使。因和左宗棠意見相差，又因開玩笑見忤於自稱「今亮」的他，終於掛冠而歸，安享林泉清福。

咸豐時飽經髮捻變亂：髮是太平軍；起於廣西；捻是捻黨，是北方魯豫皖失業流民的祕密組織。最初是捻紙燃脂爲龍戲，叫做「拜捻」，不過是爲行儻逐疫，到後來便成爲無賴流氓藉以報仇嚇財的不法集團了。這班人聚數十人或數百人爲一捻，呼爲「捻子」，居則爲民，出則爲盜，到處劫掠，著名的有張樂刑、龔瞎子（名德樹）等，以後樂刑被清軍擒殺，他

的兒子張總愚繼統其衆，持續擾亂了十六個年頭，蔓延十省地區，以運動戰法，抗拒清軍，其戰鬪綱領是：一、以走致敵；接戰不利，便疾竄而去，行動飄忽，保存實力。二、伺機攻隙：隨時襲擊，從不攻擊攻銳，打無把握的仗。三、鐵壁合圍：以騎兵急襲敵側，步兵正面衝鋒，包圍肉搏，兇狠頑戰。同治初，太平天國的南京被湘軍攻陷後，太平軍的陳得才、賴汝光部衆和捻黨會合起來，聲勢大振，清廷急命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諸人堵剿。同治五年，捻黨分爲東西二支：西捻以張總愚爲首，入陝西；東捻由賴汝光爲首，出沒於豫、鄂、蘇、魯，第二年東捻敗滅，只餘西捻一股。那張總愚入陝之後，又和陝西叛變的回民聯合，清廷急命左宗棠率部追討。

林壽圖在同治初年，即已聞藩陝右。那時巡撫爲湘鄉劉震仙（蓉），是曾國藩的「書生帶兵集團」中的一個，雖是「諸生」出身，詩文均好，以軍功位至專閫，他的懷抱是「……將軍志在乂黎庶，但緩裘帶清邊埃，不爭逐鹿侈功烈，高懷雅度何遼哉……」（見養晦堂登峴首詩）和林最合得來，軍事倥偬之際，壽圖撫指飢軍，轉糧籌餉，帷幄糾筆，盡識戎機，且曾被命率衆會師鳳廳，他在醴泉驛有句：「書生祇有口舌功，初未伸臂學關弓，詔令邊將與措置，坐論遠愧游師雄，關山秋月冷無色，烽火照及糜笄紅，擁兵觀望秦楚蜀，吉林馬放

八尺龍。……」

因爲捻黨的行踪飄忽，那些綠營旗兵每每賊至不及防，賊去了，倒霉的又是老百姓，所以壽圖寫那時賊踪和騎妄擾民之帶兵官如勝保輩時，痛言：「……建旗樹柵更相笑，客主出入面不逢，賊奴狡黠得伺隙，朝暮攫取如狼公，帥符詰問勢深入，藉口揭腹攬危鋒，綠邊搜括不擇地，據險遮邇皆孽穹，此時飢餓當在賊，賊乃網載驛馬空。牒書下州州下縣，牲畜擄盡丁夫供，中途刦殺屍棄野，寡其婦女獨父翁，饑糧刮寇請分任，大將瘡脰裨將聾，但須寸簡罪枚令，安用尺筆笞蹇戎，計期驛遞又奏捷，爵賞弗客宜汝豐。」他自念「少年讀書老作吏，政以悲憫膺困窮，封侯自昔忍殺戮，奚怪白骨堆蒿蓬？」每至「繞牀不寐」，有時且「按劍遭嘵」。張總愚竄入陝西後，和回匪結合，漏溙之戰，清軍大敗，蕭總兵德揚被剖腹挖肝，同死者三千人。將犯西安。壽圖在劉霞仙中丞處，看到左宗棠的「論西事疏」，並知道清廷已詔命左氏爲陝甘總督，主持剿討西捻，他聞訊喜極，曾紀以詩：「南斗戴天高，西征犯暑勞，臥龍騰渭水，秣馬報陳濤，三策糺籌筆，五年期賣刀，聞聲皆膽落，偏地唱同袍。」左素以諸葛自況，平常與友人書，輒署「老亮」，所以林的詩中有「臥龍騰渭水」之句。

同治丁卯，左季高進駐潼關，壽圖前往謁見，並和左幕中的吳子儒（觀禮）等晤見，彼

此並具聲華，互致欽重，這時林對左確推崇之極，有詩道：「才優治國兼治兵，小兒走卒知姓名，東南整頓半壁了，天柱更奠四維傾。」崧高降申及甫後，氣聚衡嶽鍾英靈。十年耳熟今眼見，突兀麒麟地上行，玉關徑須尋尺論，布指秦川僅成寸，我初不及十乘光，剖蚌安得明珠獻，崆峒賓佐盡傑良，姻姪使覩吳與張，立談未竟命紙筆，許與二子參短長，東家軍旅有未學，如訪疾苦聞之苦，舉頭忽見狼弧直，談笑從容期辦賊，羽扇風流絕代無，較揮如意君何如。」又是以綸巾羽扇來比擬左氏。左季高對壽圖出身科第，慷慨論兵，且熟諳民間疾苦，自然優禮，林和吳子儔都是名士，能詩善飲，性復詼諧，所以每有延晤，常是樽酒傾談，倒不拘什麼形迹。其次，他們幾個人正在聚談，忽紅旗報捷，左部北路的劉松山軍，在花馬池殺敗馬化龍部衆，直搗金積堡，白彥虎、崔三、馬正彥等同匪，統統潰逃；南路的周開錫軍，在鞏昌方面，也有進展。大家正以同匪挫敗，捨黨便易蕩平，向左稱賀，推崇他妙算如神，左得意之極，不免氣矜，竟呵呵拍案而起說：「此諸葛之所以爲亮也！」

當時帶兵的書生集團之能爲全國讀書人激厲仰慕，由於這班書生，講氣節，有修養，承襲往哲先賢的美德，對文武合一的見解，以「兵事爲儒學之至精」，「敬慎不敗，儒術之要領，亦兵機之善策。」林壽圖之推崇左季高，不是單爲他的官大，是推服他們的經世致用的

學問，遠非尋常土流所能幾及。可是，聞名不如見面，而左在書生集團中，是最兀傲不羣的，曾湘鄉、李合肥都不在他眼裏，功高望重之後，更不免略見驕倨起來。張總愚一般在西安敗後，林壽圖認爲捻黨一定踏水北竄，獻計於左，請在北口築圍，以資防堵；左不以爲然，但令各部分段堅壁絕糧，以爲天寒雪凍，捻必坐困，且待來春；陳國瑞主蹤跡追殲，也不准行。旣而，張捻果然侵入直隸，竄豫北，入山東，又沿運河北窺天津，清廷急命左和李鴻章合剿，勿使滋蔓，朝旨不免指責不能先事預防，致驚擾畿輔，左正在懊惱中，和幕下諸人談論此事，說却不知這股窮寇慾不畏死，竟冒雪踏水北竄。壽圖在側，却禁不住的冷冷地語道：「此葛亮之所以爲諸也！」諸豬同音，左聽了爲之怫然。

林壽圖忍不住機鋒，大傷了左帥的尊嚴，其實他不是口頭刻薄，他還有一事滿肚皮裏對左不滿。先是有高聯陞者，是劉霞仙的舊部，勇猛過人，平日不免恃功使氣，輕視同僚，追匪失機，左季高借了他的頭來立威，以儆諸將。一日，召高來與宴，酒半，宣其罪，卽席推出斬首，林氏大爲不平，對左崇仰之心，遂大喪失，除對左不納獻策以致捻黨北竄外，並憤慨地說：「走馬西來幾開府，憶昔登壇建旗鼓，……關中地撥天下亢，何意黃圖碎莫補，怕逢父老說亂離，急盼王臣託心膂，游魂未收金底魂，困獸遽逸柙中虎，封侯以屬妾校尉，賓

客廝養皆俊侶，頭會箕歛祖周官，東向坐責儒生腐，誰其薦者魏無知，金多奚恤諸將語，溯從聽狐踏兩河，慘見噭鴻塞三輔。……」

對於高聯陞被戮，他更有「高將軍歌」之作，照春秋筆法，稱其官、明非其罪也，句云「帳下健兒倉卒起，汝不我生我汝死！」可憐楚粵百戰身，奉行帥府書一紙，推心置腹古何人，未去肘腋傷臂指，前日過我貌堂堂，奮袂誓欲清河隍。此才亦是邦之良，魚腸進酒燭未半，漫漫長夜無時旦。一生謹慎諸葛君，綸巾羽扇信軼羣，胡爲殺我高將軍！」這一首高將軍歌，左心裏大不好受，記在心裏，後來給閩撫徐樹銘的信，還斷斷地說是不得已的。並以諸葛誅馬謖爲言，吳子儔也有偏將軍歌：「街亭敗績幼常死，不私朋友法應爾；斬王失機老鵠河，拜表糾慝妻不阿，……」即針對林氏之作而作，是否左所授意，則不可知。

左季高時時以諸葛自命，林壽圖也篇篇以諸葛來調侃他，在西征詩中，也有「少陵自謂知房琯，諸葛何心罪李平，已報材官守涇渭，肯容羌騎走咸京」的句子，潼水之戰，官軍死了二千餘人，壽圖捐俸建塚聚葬，紀事詩中，把頗以自豪的所種之「引得春風度玉關」的柳樹，說爲「水聲嗚咽結愁雲，兒戲當年灞上軍，種得白楊憐死別，斜陽繫馬最銷魂。」則似乎有失敦厚之旨了。左林二人既積不相能，左又借事劾他，他也懶得辯白，便掛冠飄然歸

去。

壽圖返閩以後，閩浙總督何環、福建巡撫徐樹銘，平素和他都很交厚，何環便延聘他督辦團練局。他本屬寒素，從陝歸來，宦囊蕭索，幸何徐時有餽贈，略資薪水。甲申中法事起，閩紳潘炳年等二十餘人，疏劾張佩綸、何如璋等誤國喪師，清廷震怒，勢且株累到何環頭上。追究起責任，何環是總督，孤拔的戰書也是最先遞給總督的。何因之大恐，輓請壽圖代他草疏辯解，事平之後，何環感林厚誼，在某項節餘中間，撥出十萬元，爲林營建居第，並爲刻「黃鵠山人詩鈔」。

有了這筆錢，他便在福州城內石井巷，鳩工伐材，建了一所住宅，旁邊一座，月亮門上署了「歐齋」，頗具林亭月榭之勝，以娛其垂老歲月，至今仍在。黃鵠山人詩鈔，共十八卷，其中第十一卷獨付闕如，傳這一卷盡是在陝西時感時述事，和歸里以後刺時紀往之作，對於左季高驕蹇無禮，好大喜功諸般，極盡譏評，這時的左，已是功高蓋世，復出任閩浙總督，林的親友勸他勿爲已甚，遂把板燬了，所以獨闕。

壽圖妻張月潭夫人，也是左海閨秀，通書史，並工詩文，所居內室，署額「蘭窓」，足見風雅。至此，家事付之兒媳輩，白頭伉儷，日惟唱酬爲樂，記有「衰柳」律詩四首，最爲

時人傳誦，錄殿篇末：

「西風作意入蒼涼，張緒當年夢一場。渡口船歸愁亂雨，樓頭酒散弔殘陽。髮髡漫過娉婷市，腰傾惟支曲彖床。苦盼春來成底事，眼前人事太茫茫。」

「沿隄飄蕩劇堪憐，感舊天涯意自慊。玄武湖空輸落日，永豐人去祇寒煙。青山明月真吾事，落葉鳴蟬又一年。漫羨靈和偏得地，蕭條向是晚風前。」

「如畫溪山舊住家，傷心不待雨風斜，渠儂生世看黃葉，光景年時憶白花，婉變佳人同日暮，飄零游子尚天涯，渭城莫再歌三疊，一別今倏換歲華。」

「寒意催人已漸南，無端老大寄江潭，曉風永憶誰家曲，秋影空存舊日菴，好景擲殘詩可止，綺懷減盡意何堪，贅將憔悴供料理，白首相看不自憇。」

## 龔謗人儒林峻望

清季，福州哲紳先生，最爲士林推重者有二老：前者龔謗老，後有陳弢老，弢老爲陳弢  
金寶琛，謗老則是謗謗人易圖，又號含真，咸豐己未進士；弢金是同治戊辰的進士，前後相  
距十年，所以稱謗爲前輩。滄趣樓詩集中，有「蘭州濬渠留別籌邊三圖，爲含真前輩題」一  
首：「百年桑梓論耆獻，循史儒林是我師。時棘詔求兵事策，聚餘人誦去思碑。猶憐大用生  
方斬，却羨潛盤入仕遲。鴻雪滿前原亦寄，蕭條乍喜見鬚眉。」可謂推崇之至！這時是弢金  
甲申以後丁艱在家時所作，年未四十，謗老則是六十開外的老人了。

謗人籍福建閩縣，祖居福州的北後街，少時喪父，家道式微，房子早已典押與鄰家某富  
翁，只是沒有賣斷，他母親守節撫孤，日常做些針黹女工，勉強度着艱難的歲月。到了謗人  
就傅之年，生活費用，日漸昂漲，不免感到支絀，親友們看她母子孤寒，張羅甚苦，都勸她  
不如將房子賣斷了，找補一筆錢，作爲衣食之資，謗人年紀雖小，却也聰明伶俐，不如送去  
錢莊裏學生意，何必一定讀書？那受典的債權人，更貪她的房地，更願出高價，慾愚謗家作

個了斷。這老太太念是祖傳遺物，不忍捨棄，再說辛苦多少年，膝下僅有一個愛子，怎忍得叫他當學徒去，斷了書香？因此，對親友的勸告，債權人的慇懃，都一一婉却。

有一天，他的親戚家裏辦喪事，謫人奉母命往弔，那富翁也在座，正和人談着龔家房子的事，有人說龔家母子捨不得賣斷，那富翁聽了很不高興，冷笑道：「斷不斷，有甚麼要緊？我託人向他們商量作斷，是不忍看着他母子孤寒，多了一些錢，讓她好過活而已！典期屆滿，這房子還能不搬出歸給我？斷不斷一樣的，又有什麼關係？諒那乳臭小兒：讀書還會讀出什麼名堂來！」這富翁越說越氣，也越說越大聲，不提防這小孩在旁竊聽，句句像利鏃般刺傷了小小的心靈，他忍着瑩瑩的眼淚，不待終禮，便跑回家裏，在祖宗龕子裏，捧出他祖父、父親的神主木牌，哭着拜了下去。老太太正在房間裏，一針一線，替人家製衣，聽了愛兒的哭聲，急忙走了出來，問明緣故，謫人把聽到的話，一一述說了，母子相對而泣，老太太便道：「爲富不仁，爲仁不富，有錢人總是這樣的，原不只這個人的；但氣他無用，氣一時更無用，你要爭這口氣，一定要勤奮向上，好好地讀書，替先人一光門第……。」謫人資質本來聰明，經此一激之後，加倍勤勉，下帷苦讀，不數年便掇巍科，登廩仕了。

謫人在翰林散館後，出任山東濟南知府，一麾出守，極著賢聲，治公餘閒，常招歷下士